

百年航程 有“侨”精彩④7

“百年航程 有‘侨’精彩”专栏于今年6月初推出,得到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的大力支持。自今日起,本专栏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各地华侨博物馆提供稿件,在此谨表谢忱。——编者

杨匏安:

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



杨匏安,1896年生于广东香山,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仅有的50多名党员之一,华南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。他不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,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化作自身坚贞不屈精神品质的模范。

青年时期的杨匏安东渡日本求学,接触西方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后,得出结论“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”,从此再没动摇过。1918年,杨匏安到广州任一所学堂的教务主任,并兼任《广东中华新报》记者。五四运动爆发后,杨匏安写就长文《马克思主义》,在该报分19期连续刊登,这是华南地区出现的首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杨匏安由此成为与李大同同时期的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,有“南杨北李”之说。1921年,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,此后他继续通过撰文和译作传播马克思主义。

1922年2月26日,杨匏安在《青年周刊》发表用白话体撰写的长文《马克思主义浅说》,通俗、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阶级斗争学说、剩余价值理论三个组成部分,不仅向读者宣告“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”,还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,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,“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”。

1930年6月,在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农工部副部长时,杨匏安将列宁和拉比杜斯的地租理论编译成《地租论》,深刻剖析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通过地租剥削的实质,成为日后共产党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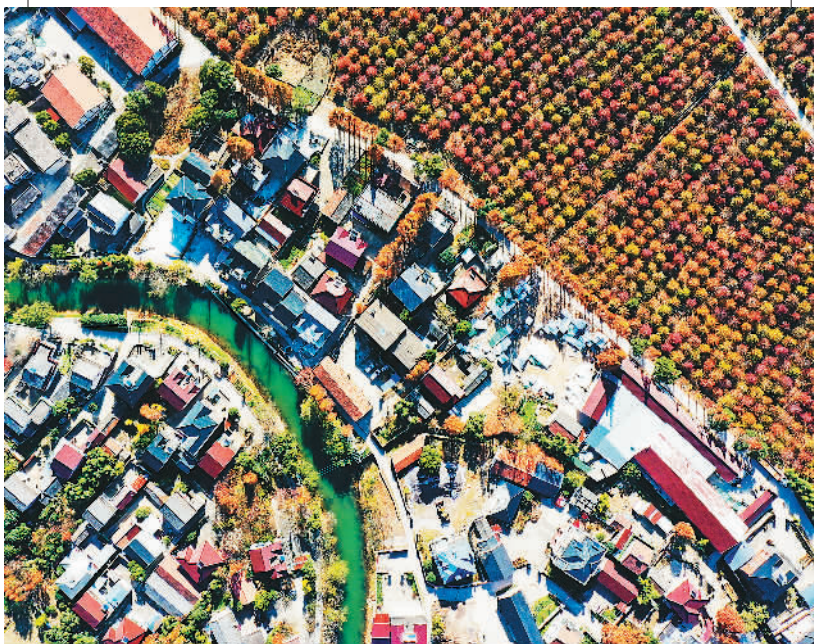
杨匏安坚守马列主义信仰,不仅体现在他不遗余力的传播中,更体现在他清正廉洁、以身作则的行动中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,他受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要职,月薪300块大洋,足以买田置地,让全家人过上优越的生活。他却把大部分工资交给党组织,一家人过着清贫日子。

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,还体现在他坦然面对牺牲的革命气节中。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,杨匏安不幸被捕。因没有暴露身份,在入狱8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。获释回家后,有人说:“我们做这些事,又穷又危险。”杨匏安却坚定地回答:“再苦再危险,我们也要革命到底。”

1931年7月,因叛徒告密,杨匏安再次被捕。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劝降,遭到杨匏安的严词拒绝。他说:“我从参加革命开始,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,死,可以,变节?不行!”在给家人的诀别信中,杨匏安告知他已决定为革命献身,同时告诫家人不能接受上海“旧识”(国民党反动派)的财物。8月,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,时年35岁。

周恩来评价杨匏安:“为官清廉,一丝不苟,称得上是模范”。杨匏安牺牲后,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他的后人表示:“信仰,也是一种基因。” (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、广东华侨博物馆供稿)

侨乡新貌



美丽乡村景如画

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,通过五水共治、垃圾分类、四好农村路建设等举措,持续优化水环境和人居环境,扮靓美丽乡村。图为近日的长兴县水口乡后纹村,水杉树层林尽染。陈海伟摄(人民视觉)

旅菲侨胞何佩兰:

在菲律宾传授中国民族舞

本报记者 严瑜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·祖国在我心中

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唐人街,有一家小有名气的佩兰舞蹈艺术中心。疫情之前,每到周末,几十名身着印有中国书法“舞”字练功服的女孩会在这里学习中国民族舞。她们当中,最小的四五岁,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,大多是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人后代,也有不少菲律宾当地女孩。她们的老师叫何佩兰,是这家艺术中心的创办人,在菲律宾教授中国民族舞已有20多年。疫情之后,虽然线下教学被迫暂停,但何佩兰并未停止教学脚步。开设线上课堂、录制教学小视频、组织孩子们参加线上夏令营……何佩兰尝试用更多方式,让孩子们继续感受中国民族舞和中华文化的魅力。以下是她的讲述。



图为何佩兰(后排右一)和舞蹈艺术中心的学员们合影。(受访者供图)

舞蹈让“中国”不再抽象

我移居菲律宾已近35年。出国前,我曾学习中国民族舞多年。刚和丈夫来菲律宾定居时,我惊讶地发现,虽然有不少华侨华人在此生活,但这里是一片“中华文化沙漠”。生活在马尼拉,我连中国歌曲都很少听到,更别说看到中国的民族舞了。谈及中国的民族艺术,大多数人只知道舞狮舞龙。我决定凭借自己的专业,做出一些改变。

最初,我从当地的3所华文学校入手,培养舞蹈队。那时,几乎每天都面临大大小小的困难。起步阶段,一把扇子、一条手绢都得从中国订制。舞蹈配乐也是一个难题。那个年代不像现在,可以在网上直接找音乐。每次回国,我都会到音乐商店买很多录音带。因为不同的舞蹈所需的音乐不一样,有时听完几盒卡带都找不到一首合适的曲子,有时为了创新,我还要自己剪辑制作音乐。

早期的训练条件也很艰苦。马尼拉常年高温,华校却大多没有空调。每次给孩子们上完一堂舞蹈课,我总是大汗淋漓,常常一天得换三套训练服。辛苦不言而喻。说实话,我一度有过放弃的想法。但想到我深深热爱的中国民族舞,看到孩子们努力学习、陶醉其中的神情,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每次授课,我都坚持用普通话与孩子们交流。因为在我看来,教孩子们中国民族舞,不只是教会她们如何欣赏美、表现美,更是为她们建起一座认识中国、了解中国的桥梁。比如,维吾尔族的舞蹈热情欢快,孩子们在学习舞蹈的同时,知道了新疆盛产葡萄;学跳傣族舞,她们明白了孔雀对这个民族是吉祥的象征;学跳藏族舞蹈,让她们知道藏族同胞坚毅勇敢,大多生活在冰雪皑皑的高原……

我还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多个少数民族的舞裙,并在练功房内布置了灯笼、中国结等中国元素。我希望孩子们在练舞时,能够沉浸在中国的“民族风”中,并由此对中国的地理、

历史、文化有更多了解,让中国在她们心中不再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名词。

以舞交友传播中华文化

2013年,经过多年努力,我在马尼拉成立了自己的舞蹈艺术中心,并在菲律宾政府注册,每年至少公开演出近20场。

正是在我们舞蹈艺术中心成立的那年,中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搭乘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东风,中菲在经贸、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。我也希望为中菲两国的民心相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

这些年,每逢当地华社或是主流社会举办重要节庆活动,我们舞蹈艺术中心学员表演的中国民族舞总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粗略算来,教授中国民族舞的20多年间,我已教过近2000个孩子。这其中,既有“华二代”“华三代”,也有许多菲律宾当地的女孩。

我记得,2018年3月,我们舞蹈艺术中心举办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时,一台充满浓郁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演出吸引了800余名观众。许多菲律宾家长专门带着孩子前来观看。不少家长在演出后马上找我报名,希望他们的孩子也能学习中国舞蹈。

以舞交友,传播中华文化,这是我的愿望。虽然中菲文化不同、民情不同,但是艺术是相通的。每次演出时,当孩子们舞动绸扇或是转起手绢,菲律宾的观众都觉得很美。舞台上,他们还会借我们的手绢,学着一起转。我能从中感受到菲律宾民众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喜爱。

每当有机会和菲律宾当地演员同台演出,我也总会主动和他们交流切磋。他们教我跳菲律宾的土风舞,我教他们跳中国的民族舞,虽然形式完全不同,但都各具魅力,我们因为舞蹈成为好友。

我相信,文化的交流是最直接的,也是最易深入人心的。两国民众之间有更多的了解、好感与文化共鸣,能够帮助中菲在“一带一路”的框架内收获更多合作硕果。

线上夏令营吸引众多孩子

2020年,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冲击。由于菲律宾疫情形势严峻,我们舞蹈艺术中心暂停线下教学,转为线上授课。

为了让孩子们的舞蹈课不停课,我录制了很多教学小视频,每个小视频教授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舞蹈,并配上具有该民族特色的音乐。比如,伴着《站在草原望北京》跳蒙古族舞,伴着《美丽的天山》跳维吾尔族舞,伴着《欢乐吉祥》跳藏族舞……我尝试用各种方式,让孩子们在有限的条件下继续感受中国民族舞的魅力。

教舞之余,我还组织孩子们参加了中国侨联举办的多期“亲情中华·为你讲故事”线上夏令营,让孩子们通过网络互动,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。其实,从2018年开始,我就组织舞蹈艺术中心的“华二代”“华三代”到中国参加“寻根之旅”夏令营,近距离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。

尽管因为疫情,孩子们暂时无法再回中国,但通过参加“为你讲故事”线上夏令营,她们仍然有机会“走”遍中国的大江南北,了解各地风土人情。惠山的泥人、泉州的木偶、景德镇的陶瓷、天津的相声、老北京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……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,深深吸引了在海外长大的华裔孩子。渐渐地,参加线上夏令营的孩子越来越多。一些年龄大些的学员还充当小老师,将听到的中国文化故事讲给中文不是非常好的小朋友。

这两年,我组织孩子们参加了4期线上夏令营,每期都有近百名孩子报名,孩子和家长们反响都很好。一些孩子在线上夏令营中了解到福建惠安女的故事,还激动地告诉我:“老师,您也曾教我们跳过惠安女的舞蹈。这下,我们对惠安女的服装、习俗都了解更多了!”

中华文化绚丽多彩,舞蹈艺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,但并不是全部。我希望能教好中国民族舞的同时,多渠道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,让孩子们更好地领略中华文化的精髓。

泰北华人村:

给华裔孩子更好中文教育

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广勇文/图



图为位于泰缅边境清道县的清迈教联高级中学

从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出发,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行驶3小时后,记者来到泰缅边境清道县大谷地的清迈教联高级中学。几位工匠正在粉刷教室,浅蓝色的墙壁在天空白云和青翠山林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温馨。由于疫情,学校刚开学,孩子们终于可以在洁净的教室里读书了。”校长王明明说。

这栋两层教学楼已经使用10年,有20间教室,所有教室内外墙壁全部粉刷,学校投入资金20万泰铢。记者进入粉刷后的教室,看到窗明几净,墙上贴着中国古代诗人的画像,黑板上写着“学习进取,超越自我”。近期,泰国疫情居高不下,学校安排不同年级学生分批上课,以确保安全。

清迈教联高级中学位于2011年5月,是泰缅边境的泰北华人村在泰国教育部注册的合法华校,也是第一所在泰国教育制度下与中国文化学习相互交融,在教育发展中取长补短、紧密联系的中文学校。为了建设这所旨在与祖籍国教育接轨、搭建泰北华校与祖籍国联系平台的新型学校,清迈地区华人村华文教师联谊会会长王相贤,与杨明兴、廖国安、李有旺、杨大文、陈忠勇等侨领投入4500多万泰

铢。学校以“自立自信,和谐发展”为校训,有学生1300余名,教师37位。

王明明是王相贤的女儿,此前在曼谷经商,3年前回到村里帮助父亲办学。她说:“作为生意人,我一直觉得父亲的做法亏本了。但经过几年的亲身办学经历,我明白了:为了孩子们学习中文、传承中华文化,我们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。”

傍晚时分,记者看到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,既有三四岁的幼儿,也有十几岁的少年,说说笑笑走入校园。原来,这是大谷地村的孩子们在泰国政府开办的泰文学校下课后,来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。学校开设了听说读写译各科课程,注重教学管理,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。

在学校,记者观看了师生们表演的舞狮、打陀螺、唱山歌等中华传统文化和民俗表演以及书法、绘画、舞蹈等文化活动。教联分校初三学生谭凤仙考入中文师范班,即将前往中国留学。她告诉记者:“学成后,要回到村里当老师,教更多的孩子学中文。”

“我一直深爱着华文教学,尽心尽力地让每一位学生成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,更要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

者。”在清迈教联高级中学执教多年的李惠兰说。

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。以前,华人村民上山砍竹子、砍木头,简简单单搭建起以篱笆为墙、茅草为顶的教室为孩子们上课。“现在,中国支持经费,选派教师、赠送教材,帮助学校获得巨大发展。由于疫情影响,村民收入减少,学校减免学费,每学年有120万泰铢的短缺,但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。”王相贤说。

为了帮助更多的山村孩子学习中文,王相贤倡议成立了清迈地区华人村华文教师联谊会,旨在整合各华人村学校的资源,使平时获取教育资源的偏远学校可以正常运转,并为当地众多华裔青少年寻求赴华留学渠

道,为华文教师争取深造机会。目前,联谊会共有会员学校37所,在校学生万余名,会员学校遍及清迈、清莱、夜丰颂。

王相贤表示,要坚持办好华文教育,让泰北华人村成为弘扬中华文化、促进中泰友好的桥梁,培养学生成为有文化、有梦想、有作为的人才。

谈到学校未来,王明明说:“我们将向泰国教育部门申请注册成立‘清迈教联高级职业技术学校’,开设财会、旅游、计算机、师范等专业,并争取在教联高级中学成立‘海外华文教育中心’,开展教师培训交流、文艺职业教育培训,建立中国国内相关院校的海外生源基地等,使学校成为清迈乃至泰北华人村华文教育的一面旗帜。”